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承籛

古今源流至論　　　類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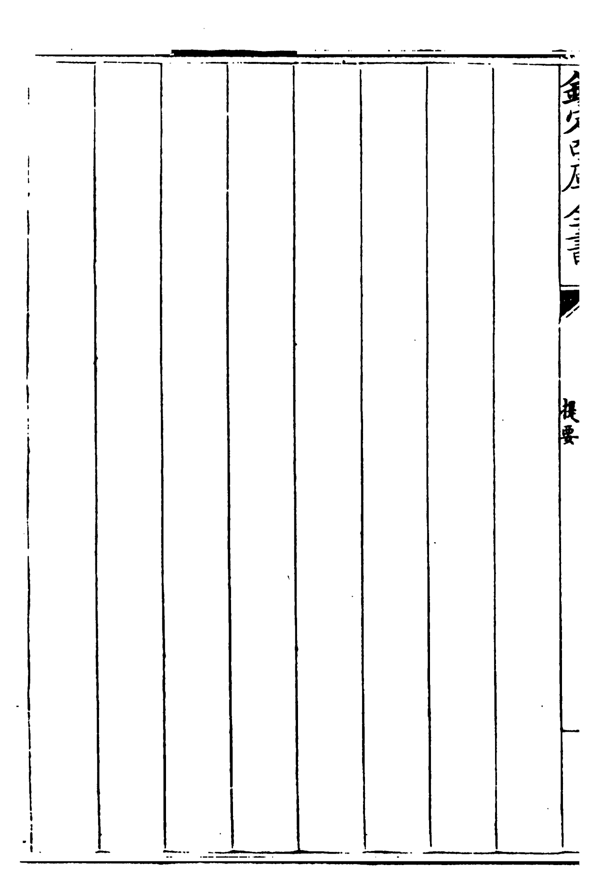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宋林駉撰別集十卷宋黄履翁撰駉字德頌寧德人清脩苦學嘗以易魁鄉薦著書授徒鄰境爭迎師之其事蹟見閩書中履翁字吉父不詳其里貫葢亦閩中人也

宋自神宗罷詩賦用策論取士學者咸思以博綜古今參攷典制為務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窮於是類事之家往往排比聯貫薈稡成書以供場屋採掇之用其時麻沙書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鄉塾陋儒勦襲陳言概無足取惟章俊卿山堂羣書考索最為精博有助考稽是編於經史百家之異同歴代制度之沿革條列件繫亦尚有體要雖其書專為

科舉而設而有宋一代之朝章國典分門別
類序述詳明多有諸書所不載者實考証家
所取資未可以體例近俗廢矣乾隆四十三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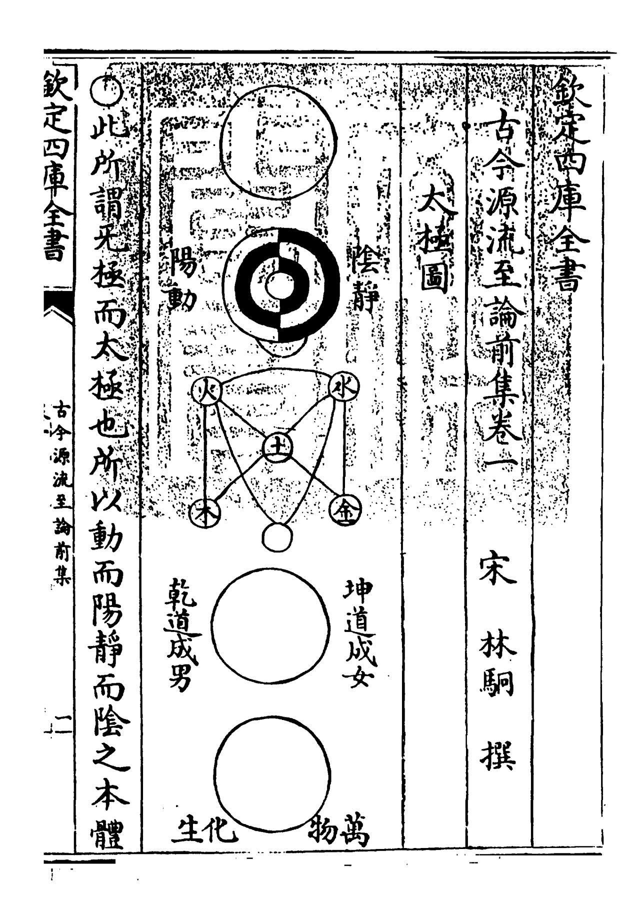
財貨而費於源流之知德義而取夫源流之喻治不結繩文籍以生三代而來至於我宋上下三千餘年帝王代興聖明繼作典章文物宏模懿範本末源流所當講明者奚獨財貨德義而已儒家者流以多聞為貴以博聞為高塞胷滿腹澒洞殽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或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不足三山先生林君德頌雅有遠度志在邦典博古通今出於

生知平居私淑嘗取夫治體之大者約百餘目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嘻有大學問而後有大議論先生以其淹貫之學發而為經濟之文是非品藻確乎其當昔漢武帝之策仲舒欲聞大道至論先生之論其至論也歟故名之曰古今源流至論以廣其傳焉黄履翁序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一

宋 林駉 撰

太極圖



此所謂无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

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
㊏
㊍㊎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㐅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

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此以下据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火水土木金）之德也善惡
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
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
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
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
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
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火水土木金）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朱子太極圖解

太極論

自或者謂此圖非先生所學之至而學者遂疑其淺晦翁道學跋先生之學其妙見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

胡仁仲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者耳非其至也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自或者謂此圖程氏遺書未嘗及而學者遂疑其迂南軒解太極圖序曰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見於遺書者大畧可觀獨未嘗及此圖何耶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遺辭見於中庸易係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何獨秘於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於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攷之當自可見也嗟夫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推明兆朕根極領要蓋濂溪所獨得之學議論淵源理義粹精或者其可妄議乎嘗敬觀晦翁之言曰先生之學其妙見於太極一圖彼謂非其至

者正先生至至之妙又觀晦翁之言曰程氏此圖默識於言意之表蓋不求於陳迹也晦翁解太極圖序曰張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果何謂耶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持心空渺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然則探前聖不傳之蘊當求濂溪太極之圖求濂溪太極之圖又當求晦翁緒論之意庶乎義理之門可入而聖賢之閫可窺矣且氷輪金井心節清洌趙閱道贈

周茂叔詩心似氷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光風霽月胷次灑落黄庭堅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胷次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養志林壑初不為人窘束故發而為學其妙具於太極之圖其圖又見於通書之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圖書蓋相表裏也自今觀之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此圖之奥也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而通書則曰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豈非發明自無而有之旨乎通書性理命篇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陰陽

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此圖之妙也而通書則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豈非發明自有而無之旨乎通書動靜篇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乾道坤道化生萬物圖言易道之變化也太極圖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而通書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非此意耶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立人極焉圖言人極之宗主也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而通書所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

非此理耶通書道篇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擴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擴耳張南軒以太極圖淵源粹精秦漢以來所未有信乎太極圖濂溪之閫奥也南軒太極圖序胡氏以通書書之約而道之大文之質而義之精信乎通書又此圖之啓鑰也胡宏通書序通書四十章周子所述也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試舉其一二語為同志啓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寵為而已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見聞為得而自售不待價而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其無窮焉

然世之輕議其學者曰易有太極而圖加以無極疑其涉於道家虛無之論嗚呼為其説者盍不以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無極太極之妙先於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則夫子發明造化之藴了然無餘蘊矣善乎晦翁之言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所謂無極者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也斯言盡之矣晦翁解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實造化之綱維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

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噫康節先天之易了齋指為心法而後來者反名其書為考數陳了齋瑩中答揚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天地自我出其餘惡足言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康節之餘事耳世人求易於文字至語皇極以為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二十年俯仰之間无所愧任傍人道是神仙後來者名其書為考數皆康節所不憾也　橫渠西銘之書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而或者至疑其流於兼愛伊川語録西銘一書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龜山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未免涉於兼愛後伊川以書告之始信西銘之學　無怪乎後學以無極議濂溪

也後之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乎有得周子之心

西銘

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語録吁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真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

器不可得而縶呂博士西銘贊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不及用恐其說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曰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無分殊之說子比而同之過矣明道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明道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橫渠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人而有見於此則

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而乃取而儕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横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命耳夫何疑西銘曰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死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不

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耳夫何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學者苟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已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為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為過今觀龜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

此猶可也見上鮑若兩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横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復疑之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兩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語録劉安

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同上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倏然風飛判然氷釋矣又何疑焉見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為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見太極圖條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

性學

道學不明而性命之說莫知所宗矣荀子曰人之性惡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也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直以破諸子異同之論矣然切有疑焉伊洛之學孟子之學也程子曰善固謂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毋乃與孟子二言乎曰孟子舉本然之性程子舉所稟之性蓋本然之性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所稟之性剛柔之異

質遲速之異齊有生而鍾其純粹之最者亦有偏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本然之常性不待復而誠此所謂生知聖人也若其偏駁者其為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偏駁之甚則有於其生也而察其聲音顔色而知其必為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故伊川謂夫子之言性相近者指所稟之性謂孟子之言性善者指本然之性是言也與孟子七篇蓋相表裏又安有異同哉南軒

曰或問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與孟子有二言乎曰程子此論蓋為氣稟有善惡言也如羊舌虎之生已知其必滅宗之類以其氣稟而知其末流之弊至此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言氣稟之性也氣稟之性可以化而復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彼荀楊之論執所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此所以失聖賢之本旨也歟

嗚呼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也然善者可以為聖為賢全其所固有之物惡者能力自矯揉亦可以化而復其初夫其可以化而復其初者是乃性之本善者也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橫渠語録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龜山語録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蓋欲因其所稟而反之本然則人皆可為堯舜此孟子所以有異於荀揚此程氏所以有合於孟子也雖然以上智而論下愚固同此性也以人而論物亦同此性也何者性之本則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人物之所稟萬有不同焉究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

物者未嘗不各具於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未嘗不全也程子曰論性而不論氣不備論氣而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失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用之不行體之不立焉得謂之知性乎異端之所以賊仁害義者皆自此也語録噫合則為太極之一本散則為人物之異稟固也然在人有脩道之教可以化其氣

質之偏而復夫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及其極與天地參此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異夫庶物也孟子所謂異於禽獸幾希者可不察哉可不謹哉

心學

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語錄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之心者其容

必温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鼻口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心而心非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已康節雜説然則心果安在哉

曰日新之德即念之致罔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懥有所憂患則不得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正心之邪正其根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罔念之不形者又在敬學之涵養也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扃鑰發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明道曰或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

怠慢之心生矣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德畢竟如何又幾時復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消伊川語錄橫渠曰當以己心為嚴師也橫渠語錄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夫惟守之以敬也鄙倍不生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生而畏心長矣欺詐不生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入無不謹也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淵默雷聲尸居龍見無敢欺也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如對嚴賓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乎如左右之有神不覩不聞儼乎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夫然故雲行雨施此心之充魚躍鳶飛此心之察洞然明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物同其游而虛明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潛心孔學以入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嗚呼自前聖絶學之後英雄豪傑功利崢嶸經生學士識見爛熳茫乎不知所指歸者幾千年矣而關洛諸公發明

養心之敬學揭諸人亡書廢之餘豈非後學之幸歟雖然數君子之論當矣然未免自為同異者伊川曰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曰心曰性曰天本一理也（楊潛道録伊川語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橫渠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復二之也或混而一之或歧而二之斯不一家自為學乎（吕與叔録伊川語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兩說若要識誠實只在京師便先到長安）曰伊川混而一之者自得之學此自誠而明之意也橫渠歧而二之者為學者言

之此自明而誠之意也其言異其旨同烏可執是議之哉伊川曰心之所主則虛故以明鑑在此萬物畢照言之也語録明道曰心有所主則實復以弊屋禦寇驅逐不暇言之也同上或以虛言或以實言斯不亦人自為說乎曰伊川謂其虛者蓋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洞然表裏澄徹所見者無非理而外邪不能入矣明道謂其實者蓋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得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入矣中之虛明則外不能撓中之充溢則外不能乗

又烏可過疑其異哉終日聖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愚也敢書諸紳呂與叔詩

中

中之理有二有大本之中有時中之中大本之中不偏不倚渾然於未發之前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時中之中時有萬變中無定體無定體者以太極無適而不為中也故中庸謂君子而時中是也蓋未發之中猶地中之中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晦翁或問曰程子專以不偏為

言吕氏專以無過不及之說子又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含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未發之前渾然在中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義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未發之中不近四旁猶地中之中時中之中則隨時取中猶日中之中爾是理也關洛先生講之熟矣程氏論大本之中也曰喜怒哀樂未發寂然不動也吕大臨曰不倚謂之中不雜謂之和程先生荅曰不倚謂之中甚善不雜之言猶未瑩不雜謂之和未當大臨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而已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先生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曰喜怒哀樂以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曰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也

遺書程先生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正

論時中之中也曰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一家一國之所推也遺書或問時中如何程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者則非中也

曰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如秤權之義也噫盡之矣伊川曰欲知中庸者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

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時也義也　雖然程氏之答呂大臨問中之書必謂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見上答蘇季明求中之問則謂存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所論大本之中自未發一語之外無餘說矣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至門人時中之問斷然以難識告之必使默識心通而後已是果何見哉見上嗚呼楊墨之兼愛為我皆滯於一偏之失子莫之固執是又舉一而廢百此程夫子之所深懼也南軒

曰為我兼愛皆偏滯於一隅烏能中節至於子莫則又於為我兼愛之間執其中　夫萬變者時也萬殊者事也萬類者物也而是中散於萬變萬殊萬類之中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是物則此為中於他物則非中矣蓋其所以為中者天理之所存也程氏所以深切告語者蓋慮其一動不謹必為吾道之賊也故愚為之說曰堯舜湯武之征遜不同而同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而同於中顔孟之語

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時中之義也然又論之方其未發也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然體用一源則所以為無過不及之凖則者實在於是及其時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顯微無間則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也故程子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正謂此爾然則後之學者以大本之中時中之中參稽而互考之則思過半矣遺書

仁

甚矣仁之難言也義可言宜禮可言別智可言知仁果何所訓哉程氏遺書伊川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以覺謂仁則仁非覺之可盡蓋仁然後有覺而覺未足謂仁也無垢曰仁者覺也心既至覺則善念亦覺惡念亦覺豈獨覺吾一身而已哉晦翁語録曰張無垢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又或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以人謂仁則仁非人之可盡蓋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特塊然之身耳必合而

言之非析而言之也晦翁語録或問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如何先生曰仁之所以得名以其人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以愛謂仁則仁亦非愛之可盡蓋愛本人之情仁本人之性又烏可以性為情哉程氏遺書問仁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甚矣仁之難言也杏壇迹蕪道學不傳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此闗洛君子有功於後學也嘗叅諸闗洛之論仁也在身為心在物

為理在德為元程曰心生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是在身為心也或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道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云云固是一身所用具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程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是在物為理也程氏經說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程曰萬物之生意可觀此元者善之長斯所謂仁此言仁之德也遺書明道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

長也斯之謂仁也嗚呼仁之為仁其不可限量如此豈一言所能盡哉大哉仁之道乎內外遠近血脉貫通而後仁而少有壅遏則未也遺書一民一物同胞共體而後仁而少有間斷則未也橫渠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泛應曲當無往不寓而後仁而此善彼不善則未也遺書程氏謂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物物皆仁也遺書明道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

已何所不至張氏謂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是事事皆仁也正蒙張橫渠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非仁也此關洛論仁正孔門博施濟衆天下歸仁之遺旨歟雖然言仁固難求仁尤難愚又求關洛求仁之要曰人體公為仁又曰少私意不仁蓋公則物我兼照天地同量而私則町畦立而仁道息矣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人而以公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曰虛靜仁之本又曰仁之難成以人人有利慾之

心蓋虛則無蔽靜則無撓而利慾則思慮汩而仁道泯矣橫渠曰端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能安則端篤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程氏曰仁之難成者以人人有利慾之心耳　噫忠恕者仁之方寛裕者仁之質齋莊中正者仁之守發強剛毅者仁之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謹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伊洛我師也龜山豈欺我哉龜山文集龜山曰忠恕者仁之方也寛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齋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謹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

樂道

陳蔡之厄此事變之至難也而夫子之弦歌自如陋巷之居此人情之難堪也而顏子之真樂不改蓋境變於外者皆其中之無所守樂順乎天者宜乎人之無所汨夫子之恂恂便便誾誾侃侃躩如勃如襜如翼如無以異於夭夭申申之時也視要盟於衛相禮於夾谷之時無以異於鄉黨朝廷之時也夫子之以天自處彼視死生禍福為何等物哉則弦歌於陳蔡者非迂也宜也顏

子之視紆金之榮不若簞食瓢飲之真也禮樂為邦之盛不若杏壇雍容之趣也顔子之於貧賤富貴無一毫介蔕於其間彼區區外慕安能兇已哉則不改其樂於陋巷者非矯也亦宜也大抵人各有所樂也有樂於物者有樂於道者如嵇康好鍛阮孚好蠟屐淵明之好酒鍾繇之好書嘗試使康舍鍛孚舍屐淵明舍酒鍾繇舍書其中心有歉然不樂者此皆中懷不足而有慕於物也如伊尹之耕莘曾點之浴沂孟子之反身而誠其亦

自樂其樂於外物已盡忘之矣非真見乎道者不能也雖然聖賢之所謂樂者何也遇事而事中有理遇物而物中有理天高地下此理之形也雲行雨施此理之徹也鳶飛魚躍此理之察也旦晝生死此理之安也素富貴素貧賤素患難素夷狄無入而不樂焉此其所以為聖賢之學歟孔顏之學寥寥千載尚有得其傳者吾於伊洛見之濂溪之光風霽月胷次洒落不為外物拘束者可想也黃庭堅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不為人拘束夫惟不

為外物拘束則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而以道充為富貴通書富貴第三十三章君子以道充為富身安為貴故常泰而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而以貧富為一處同上顏子第三十三章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云云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巳意之妙見於窻前之草謝顯道記明道語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聞驢鳴亦謂如此再見之後使人有吟風弄月之興明道先生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無他濂溪平日之所學者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則宜乎無歎於簞瓢之樂也茂叔

通書曰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　又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之道通於外充然有得其不為世俗所累可見也　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有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夫惟不為世俗所累則見草而知造物生生之意　明道先生書窻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無垢語録　見魚而知物意之自適　同上明道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吾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真趣寓於雲淡風輕之天　明道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

學少年上蔡曰看他胷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佳境見於坐上春風之日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上蔡語録此無他明道之所慕者一則曾點二則曾點則宜乎無愧暮春之詠也見上二先生之所學品題風花與堯舜三代而為一程氏遺書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優游造物與顏瓢點瑟而同樂見上功名不足惑其心利達不足汩其念是猶烈火中之真金乎疾風中之勁草乎歲寒凜凜而松栢自有和氣乎噫處暇裕之時固難處患難之

時尤難吾觀黨禍之起士類之大厄也涪州之行吾道之不幸也尹公語錄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又伊川貶於涪州伊川講道自如殆若平時語默不為之易其節飲食不為之失其味正仲尼不惑之時孟子不動心之境大舜歌南風之日文王演周易之年也此其樂豈易量哉是故張思叔因涪陵之歸甘心溝壑慨然有自得之意呂氏雜志張思叔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因誦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云馬時中當學禁之嚴銳然親承有雖死何憾

之意逸士狀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伸鋭然為依親之計先生以非其時且曰得聞道雖死何憾

平日之所講明之所薰炙也熟矣嗚呼至此而後見伊洛之學明道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見上

呂晉伯有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上蔡語録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作詩詠曾點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相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愚雖不敏請事斯語

中庸大學

尊崇正學在君師講明正學在宗師大矣哉中庸大學

之書蓋帝王立治之根本聖賢進德之閫奥也是故表章聖經崇重正學使天下享至治之澤此其責在君師繼續絶學演析奥義使天下聞大道之要此其責在宗師嘗觀唐虞而至今日世道不知幾變矣而二書正學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之間不容一息泯然三代而上有君師以任道統固不待宗師之功春秋以來無君師以任道統不得不賴宗師之學上有君師任尊崇之責下有宗師任講明之責者其惟我朝乎且堯舜之相

授惟精一執中之道夏周之相因自皇極之道無閒焉精則見於授受之妙粗則寓於耕桑之末微則存於人心稟賦之初顯則著於日用常行之際而中庸之道尊矣三代盛時中外有學方其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道而大學之道尊矣是時也其學見於人君之

躬行其理見於吾民之性分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不待形於筆舌間而是學已昭昭於日月故曰三代而上君師尊崇之功也自賢聖之君不作而正大之學無傳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墜緒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自率性脩道而至天地位萬物育之功自夫婦造端而至上下皆察之境自好學力行而至治人治天下之道皆所以講明中庸之義以明德新民為學問之本以致知格物為齊家治

國之原以仁敬孝慈為君臣父子之極皆所以講明大學之㫖是時也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懼夫去道愈遠去聖愈邈於是推帝王心傳之本參父師問答之㫖作為傳義開淑後人諄諄於言論之表故曰春秋而下宗師講明之功也粤自杏壇迹蕪木鐸響息孔氏家學流澌泯没經生學士溺記誦章句之末其學淺近而無用異端邪說窮空虛寂㓕之域而其學荒唐而無實使其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得蒙至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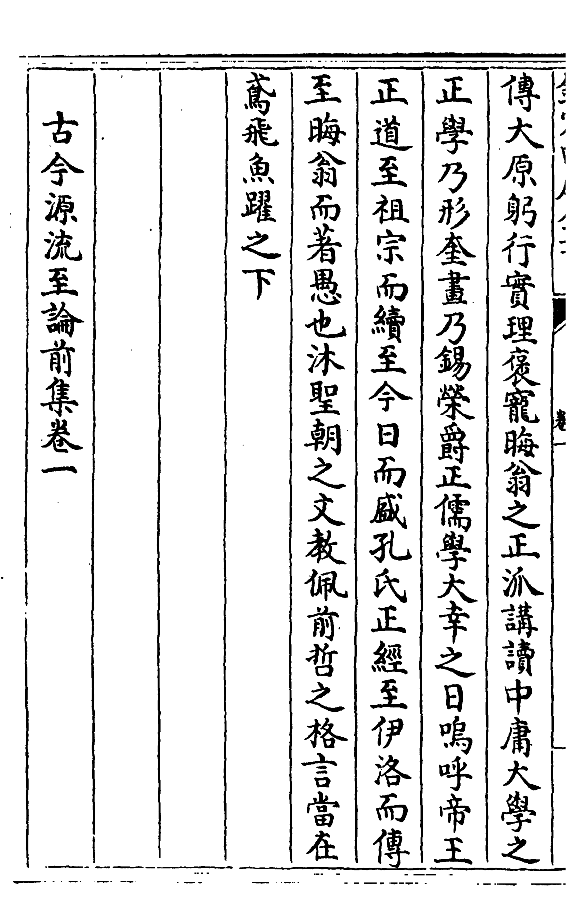
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斯文未喪陰剥陽復我宋龍興五星奎聚列聖相承既示尊崇周程大儒復加講貫接堯舜之宗泒發孔孟之淵源而正學始昭昭於人心方仁宗之嗣服也以中庸為脩身治人之道乃命經筵反覆陳説非仁宗得中庸之本乎事實景祐四年仁宗宴餞邢昺於龍圖閣上指禮記中庸曷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脩身尊賢之本　又寶訓五年上令張知古講中庸脩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方哲宗之初政也以大學為入德之序乃詔經幄訓釋大義非哲

宗得大學之旨乎（長編元祐五年劉唐老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欲詔經莚訓釋以備觀覽）夫自大原不傳之後其道寥寥不知幾載漢唐以來或尊經或隆儒或右文固有任君師之責矣而不能接聖道之正統此愚幸國朝有君師以尊正學也然此特上人之責耳舂陵之墟周子出焉關洛之間程張出焉二三先生口傳心授聖經賢傳紬繹奧旨其言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中正之際（周子太極圖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其道極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輿而其實不出乎忠恕之心語録程夫子曰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其學造乎立極開太平之博而其實不外乎格物之微語録程夫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絶學為天下後世開太平又明道行狀曰以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以格物致知為成性之驗 不曰中庸為終身之用伊川語録則曰大學為入德

之門語録程夫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而子思不言之蘊盡矣夫自二學不明之後諸說紛紛蓋不一家漢唐以來或訓詁或正義或著論固有任宗師之責矣而不得聖經之本旨此愚幸國朝有宗師以講正學也愚嘗莊誦遺經參稽緒論而知是學之本矣蓋誠者中庸之門户而敬者大學之指歸然曰誠曰敬不過本之於心而已矣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為

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進德脩業以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此敬之功用也天下達德而非誠固不能盡其智仁勇以遂其行之之意國家九經而非誠亦不能盡已盡人以得其所以行之之本此誠之功用也吾惟存養其誠敬之心則霧掃空澄埃除鏡徹天真湛然表裏洞照天下之理無往而不自得茍梏亡其誠敬之心則茅塞生矣室廬空矣方寸擾擾情慾横生天下之理惟見其至難此非愚之臆說盖伊洛淵源之學也聖天子心



傳大原躬行實理褒寵晦翁之正派講讀中庸大學之正學乃形奎畫乃錫榮爵正儒學大幸之日嗚呼帝王正道至祖宗而續至今日而臧孔氏正經至伊洛而傳至晦翁而著愚也沐聖朝之文教佩前哲之格言當在鳶飛魚躍之下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一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二

宋　林駉　撰

語孟

論語一書蓋理學之淵源也而終始問答不及誠之一字學者疑之龜山語録問中庸論誠而論語不及一誠何也曰論語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孟子七篇蓋性學之門户也而辨舜與象皆謂之才君子惑焉伊川語録孟子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説不善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不為才之罪者正答公

都子問性善不暇一一辨之噫有是哉周子論太極而及無極或者滋惑得先輩之說始明周子太極圖有言無極而太極近世諸儒疑其無極似道家之論晦翁遂作圖說解明圖體橫渠西銘世謂其言體而不及用非前哲力解其說吾恐異論紛紛未已也張橫渠西銘揚龜山疑其言體不及用伊川貽書答之後龜山始有釋然無惑之語語孟二書聖賢之所議論之所問答實萬世所取法之書簾視壁聽傳訛襲舛世無伊洛開覺後人則夫子之道迂而孟子之志荒矣旨哉伊洛師友之言曰論語之所以不言誠者蓋示人以入之

之方要之言恭敬忠信皆誠之旨耳孟子之所以謂之才者正答公都子性善之問未暇深辨要之平昔性情才三者之論皆無不善者嗚呼論聖賢之學當以語孟為宗師論語孟之學當以伊洛為依據此古今之至言也嘗聞伊洛之門其稱論語也曰學者先讀論語當如權衡學者但求論語自然有得（語錄）其稱孟子也曰孟子有功聖門以言仁義孟子有功於世以言性善（同上）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

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自非平昔履此學明此理安能造聖賢之閫奥哉自今觀之讀言志數語則知夫子聖人之氣象　伊川雜録由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子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之氣象他處也難見　讀論交數語則知子張為成人之交子夏為小子之交　遺書子貢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亦可見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　因鄉黨之篇則聖人注措宛然如見　伊川語録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顔

色又云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然如見聖人因溫厲之言則聖人容貌溫然可想伊川語錄論語是孔門高弟撰其所立言直見聖人處如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闇闇行行侃侃亦其門人傍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又云惟曾子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有以政事入者有以德行入者則知聖人之教程氏遺書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文學入者如陳文子之清如令尹子文之忠則辨非聖人之仁語錄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嗚呼伊洛之門其有得於論語也深矣生之謂性亦所稟

性也而直謂之不知性伊川語録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者論其本豈可言相近蓋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虛發四矢非忠於君也而直美其能於取友程氏遺書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敍之可也舍之初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存心養性蓋兩言也則曰心為發用性為自然上蔡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也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有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窮理盡性至命蓋三事也則曰窮理既能性命亦了程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窮得理即性至命亦可矣論養氣則謂必如

顔子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程先生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寸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顔子言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得見方可論執中則謂必如禹稷之當過門不入顔子之當居陋巷也遺書問時中如何程曰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非中也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非中也嗚呼伊洛之門其有得孟子也至矣至侍燕閒而承謦咳者亦充然而有得呂與叔得克己復禮之問有洞然八荒皆在吾闥之語呂與叔克己銘曰已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侯師聖得勿

忘勿助長之教豁然終身之省師說侯師聖云云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因講禪語之事則不無擬之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其感悟人心也又如此哉是學也一傳而得關洛再傳而得呂侯諸君子又再傳而得晦翁朱夫子覩其二書集註之作斷以章句參以師說決以已見發孔孟不傳之蘊啟伊洛未言之旨芸閣秘藏照映典籍膠庠談論訂砭愚頑此伊洛之得晦翁亦孔孟之得伊洛也歟蓋嘗論之誦聖賢之言易行聖賢之行難是必致謹於終

日三省之時樂道於暮春詠歸之興加敬於出孝入悌

視聽言動之際出門倚衡何見非理書紳鼓瑟何往非

天而後有悟於論語是必存養於赤子不失之初窮究

於夜氣尚存之旦充廣於四端火然泉達之後窮理盡

性表裏洞徹知言養氣内外貽融而後有合於孟子是

豈口耳誦説云乎哉雖然表章聖經在聖明講明聖經

在師儒哲宗召程夫子講論語故論語之教始尊哲宗元祐

初召程伊川講筵講顔回在陋巷因及魯君不用賢之失也　高宗召伊洛門人講孟

子故孟子之學始行王安石罷孟子不講哲宗始講又至高宗建炎二年講孟子上曰孟子所言皆仁義與治道此今日宸章奎翰褒崇朱氏蓋有取語孟集註之說愚也不能誦此以為盤銘寧不負天子負所學乎

古史

裴駰之集解所以釋遷史之疑褚少孫之續書所以補遷史之闕小司馬之索隱又所以救遷史之訛並史記夫釋其疑補其闕固有賴裴褚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司

馬之索隱則是非有謬於聖人也不少嗚呼孰知小司
馬之後穎濱先生出於千百載之後作為古史糾謬救
失隱然小司馬之用心昔人有言杜征南顏秘書乃丘
明孟堅之忠臣特其所謂將順者而小司馬蘇穎濱乃
太史公正救之忠臣其功尤多噫旨哉是言乎愚嘗紬
繹古史而知穎濱之有功於遷史也深矣遷紀首黃帝
而遺羲昊蓋未見孔安國尚書而言也古史於是有三
皇五帝之說則遷之舛者始定遷紀之言高辛生而神

靈黃帝迎日推策蓋輕信秦漢間異說也古史於是削其虛誕之言則遷之訛者始正琴牢陳亢此聖門之高弟遷則略之不有古史孰能明其實乎蘇秦從約之書入秦而函關閉此說客之浮語遷則書之不有古史孰能規其正乎史記紀首黃帝不載伏羲少昊古史以伏羲氏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又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又黃帝紀生而神靈迎日推策等語子由古史削之　史記不書琴牢陳亢古史則載又史記蘇秦傳書蘇秦入秦函關閉等語古史皆不載荊軻刺客之靡爾遷史乃有不欺

其志之美使古史之論不明則輒果為信義者乎西門豹循吏之流耳遷乃抑於滑稽之列使無古史之說則西門豹果徒滑稽者乎史記謂獻子有陰德於趙則韓晉同祖謂非周武之後乎古史所謂必辨也遷史以莊子作盜跖篇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術不知莊子蓋助孔子古史所以必明也史記任俠傳判輒義燕不欺其志等語古史皆辨之又史記滑稽傳載西門豹古史謂非滑稽餘並見古史謂遷之述宰我也曰宰我常從田常噫以宰我之智而為僭逆之舉乎蘇公辨之宜矣遷之

述子貢也曰子貢一出而變易五國噫以子貢之達而有變詐之謀乎蘇公訂之當矣子由曰太史公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不至於從叛逆也蓋田常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子由曰太史稱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凡太史公所紀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而太史公信之耳傳穰苴而不知考據之乖次蘇則刪之而不存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蘇則考之而不舛子由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邑燕侵河上王師敗績晏子薦穰苴遂以成功大夫高國譖殺之予以左氏考之景

公四十五年始救晉自是凡四伐晉未有燕晉伐齊者也戰國策稱穰苴執政湣王殺之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劫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故刪去穰苴而為孫吳立傳　子由曰游說之士皆左右罔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泛說觀其赴秦魏之急捐相印去萬户而不顧此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弃相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亞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失不言之耳　噫遷之所以有誤者非短也頗濵之所以詳辨者非苟也蓋嘗推原其故史遷當經籍既厄之日野史雜出之後故聞見寡陋紀録踈略則其有誤也固宜頗濵當學官已立之餘諸儒訂正之久故採摭無遺稽考悉備

則其詳辨也亦宜昔潁濱嘗謂漢景武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少則其意惜遷未及見聖人之全書此古史之作所以惜遷也非所以詆遷也又謂秦焚古書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則其意又憫遷出於煨燼之餘其諸子世俗以易古文之語此古史之作所以憫遷也非所以疑遷也愚觀古史一叙有咨嗟嘆息之意此執燭者愛曾子之見也而豈曰求以擠其實而專其美者乎並古文序嗟夫

穎濵之於馬遷其用心特相先後古史之於史記其立論特相表裏察遷之意必不以操戈入室者為忌諒蘇之心亦必不以吹毛求疵者為嫵末學淺識殆未可以文人相輕者議之也不然蘇老泉之論遷史曰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寛者豈為歆向之說哉老泉文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云云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云云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云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蘇氏之家學也故愛漢史者刋漢史之誤劉攽作漢史刋誤愛唐史者糾唐史之謬吳縝作唐

史糾謬當以是而求潁濱之用心

新舊唐史

史記一書筆於司馬氏之父子而不能逃蘇潁濱之議（蘇子由作古史以正史記外訛）西漢一史著於班氏之兄弟而不能逭華嶠之譏（華嶠譏班史之非）夫司馬之父子非歆向之父子班氏之兄弟非勝建之兄弟一家議論未嘗矛盾諸儒紛紛且議其後則夫唐史之作所編非一人所集非一書豈無疑似之迹乎然君子觀其一去一取卓卓乎出於

遷固諸人之右者蓋取其大節而非議其小目也善其褒貶而非考其異同也且唐史有二曰舊史曰新史其舊史有吳兢之私撰唐書有柳芳之續成唐歷貞觀政要出於吳兢所撰順宗實録出於韓愈所筆至後唐明宗命史官劉氏脩為唐史即所謂舊史也至我朝慶歷之五年以舊唐史蕪穢不治命宋公祁歐陽公脩刪脩之越十有七年書成即所謂新史也愚嘗合二史而參考之舊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為在武

启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敬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為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為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德明舊史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政以字行是名字之舛訛不可究也案光弼在天寶至德時其父宜在開元時舊史是案二史敬宗止五子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案舊史昭宗諸王自豐王祁至蔡王祐等七王皆失其傳則冝其為七子二史皆異案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為名而德明為字與新史同案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與新史同若乃新史所著異同尤多年月有差如魏謩之

相志以為十一年而傳以為十五年姓名有差如麗景洪之將紀以為晏洪而傳以為景洪縣公之號可疑則見於吳縝之糾謬吳縝糾謬案膠東郡王道彦傳云唐興務廣宗支故從昆弟皆爵郡王太宗即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對曰漢所封惟帝子其親昆弟非大功不王先朝一切封之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别親疎於是疏属王者皆降為公由是言之則道彦初封郡王所降封郡公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彦膠東郡公矣今道彦本傳書郡王亦新書之誤死囚之數可疑則見於温公之考異然則将安諉其責哉温公考異七年死囚三百九十人案四年實録云斷死罪三十九人今年實録凡有二百九十九人何乃多如此白居易云死囚四百来歸獄舊本紀統

紀年代紀皆云二百九十人今從新書又吳縝糾謬云三百九十人者乃錄囚之時自死罪至扶笞之數爾若謂皆死罪必不然也大抵所編非一人則予奪無定論所集非一書則紀載無定說且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祁公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彝業未畢而卒則成此書者又非止二人耳毋怪乎予奪無定論也且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贊太宗之謂牽於多愛則出於等慈寺之碑紀

武宗之謂躬受道籙則出於會昌之文其賛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賛五王則本之呂温傳段秀實則本子厚之文集毋怪乎紀載無定説也唐鑑序子嘗患唐史歴年之久記事之多秉筆者之衆是以支離不能合也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公祁更而二人此其不能相一也固宜而天文律歴五行志則劉羲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初出於王景彝業未竟而卒則成此書固非止二人毋怪乎首尾之不相貫也

又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徳乃於戰處建寺云為陣亡薦福太宗不世之姿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為可喜耶余於本紀識其牽於多愛者也

又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而武宗以奮然除去浮圖鋭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

智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函道離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謬矣

不噫讀春秋者當論褒貶之大義不當論夏五郭公之疑讀唐史者當論去取之大節不當論疑似異同之迹以李義府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後小人也以劉蕡之鯁直而槩之於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列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列方技此舊史之失

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目也新史記傳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逸今書之於卓異傳泰系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恨魏徵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薛季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於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其大行而取其小節此舊史之失也　又李義府許敬宗姦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以柳宗元劉禹錫之不正而與韓愈同傳高愍之果毅李氏妻之忠勇有烈士之慷慨韓偓之正直皆不為立傳而僧神秀普寂義福一行反為立傳獨孤及之才行蕭全皇甫湜之文章秀穎韋丹之善政何易于之愛民皆不為立傳而道士王知遠潘師正吳筠反為立傳舊

史之失也此其有關於世教也不淺或者烏可以小小不同而妄議噫寧如先輩言列傳之有據依不敢如好事者之以舛訛議景文寧為先輩稱史法之得春秋不敢為糾謬之集以議歐公

通鑑

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鑑曰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蓋嘉其有關於風化也神宗叙通鑑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其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孝宗皇帝之讀通鑑曰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蓋

稱其有益於治道也聖政乾道二年上日閒暇取尚書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噫温公之有功於是書也大矣然嘗聞之十有九年史筆始絶其用心至勞也洛與夏縣遺藁充棟其為書至繁也公著通鑑洛中夏縣之藁各有兩屋官屬之辟召始得劉道原後得范淳夫其編次甚詳也温公辟官屬考通鑑始得劉道原道原既卒又得范淳夫衆論之訪咨或得康節改曹魏之事或得伊川定李唐之實其訂正精也聞見録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曹操則是奪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於康節以為非是予家尚藏

康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正令通鑑魏下無此論難又伊川語録君實脩通鑑至唐而正叔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簒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徴之罪乎曰何罪徴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不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威公孔子稱其能與徴何異曰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不當立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與徴之事全異張芸叟嘗云僅能一覩更休觀書陳了齋亦以此書如藥山無一不在嗚呼後之觀者將終篇而熟究之乎抑閲未終紙而欠伸思睡乎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通鑑其畧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閲之終篇自餘君子求見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蓋嘗謂是書當以扶持風教論不當

以小小節目論當以關切治道論不當以區區凡例論首書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通鑑論首三晉以大夫為諸侯力辨四皓為惠帝立黨制其父所以明父子之義通鑑論四皓不當為惠帝以制父高祖傳嫡之命魯仲連射書聊城公則闕之文潛亦謂仲連以布衣游諸侯不當以身任天下之責通鑑不書魯仲連下聊城之事曹操分香賣履公則譏之元城謂歷數百年無有知之者惟公獨能知其心通鑑論曹操垂沒意存代禪分香賣履以掩平生之姦又元城謂此論數百年無有知之惟公獨知其心劉洎之死

史以為出於遂良公謂遂良乃忠臣必無譖洎之語實黎之諫史以為出於陸贄公乃謂贄有救解之辭而無報黎之意韓休必不至譖李吉甫顔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公之所論者凜凜乎君臣父子之經三綱五常之理仁義忠信之道豈非有關於風教乎並通鑑本出處

論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箴熙寧大臣變法之失日録熙寧三年司馬光傳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故事因曰何獨漢也道者萬世無弊使夏商周子孫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猶存也

論賈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臣同

已之非日録熙寧三年司馬光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蘇秦之縱横談說本不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辨說之覆邦家也日録熙寧元年光讀通鑑至蘇秦從約事上曰蘇張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秦儀縱横無益於治臣存其事於書者見當時辨說所謂覆邦家也嗇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道也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日録熙寧三年讀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蓋人能以是為非則君從其言是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惠卿在坐光專以此斥之公之所論者拳拳乎變更持守之異拒諫從諫之別私說正論之不相入豈

非有益於治道乎世之好議前輩者謂離騷之賦日月爭光公削之而不録以是為去取之未當不知公之貽書范祖禹巳謂詩賦若止為文章皆請直删則公之所録者必有深識不然歷代儒林文苑之士十巳削其七八非此意耶公與范祖禹書詩賦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更請直删餘見在下姓武之識不近人情公存之而不去以是為編録之未精不知公之貽書祖禹曰妖異有所警戒則並存之則公之所存者必有高見不然漢高祖斷蛇

之事具載於書非此意耶通鑑不書怪獨書唐因姓武之讖殺李君羡事　又聞見録司馬公脩通鑑時謂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正欲立於天下後世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所著離騷太史謂與日月爭光通鑑并屈原事削去之褒毫髮之善通鑑揜日月之光何邪公之當有深意求於考異無之然則論公之書不可以凡例輕議也又況一書浩繁非盡出於公之手雎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平蔡録其述魏鄭公得之諫録其述李絳得之論事宜其編次之難也真宗命儒臣冊府元龜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稱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諍用諫録李絳奏議用李司空論事雎陽

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陳公平蔡録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本朝獻替記皆本末燦然

嗚呼劉向采上古至秦漢休咎之紀為五行傳論書亦博矣然牽於陰陽之說未免遷就不足以悟成帝之意唐次以自古忠臣賢士衆讒被放之事為辨謗畧書亦詳矣然究其纘次之意正為十年不遷祗為身計宜乎貽德宗之怒噫甚矣書之難著也其視公之所編宜何如哉

離騷

東坡以騷為風雅再變而讀者謂得體蘇東坡曰離騷風雅再變温公不以騷編入通鑑而論者謂未純聞見録司馬公修通鑑時謂范純父曰諸史有詩賦等皆止為文章便可刪去公之意正欲立於天下後世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所著離騷太史謂與日月爭光公皆削之當有深識求於考異無之嗟夫坡公所學有得於騷固也而温公所以不録者以其例不取詩賦或者烏可執是而輕譏哉讀鴟鴞之詩不可不知周公憂周之情讀災異之疏不可不知劉向傷漢之意讀離騷之賦不知原之拳拳為楚亦未為知原者夫楚宗國也原不能

止懷王之西而知羋氏之將亡不能輔襄王以復不戴天之讎而反受子蘭之譖故其情切其辭悲昔許穆夫人以既嫁之女尚憂宗國而賦載馳之詩原也得無言乎後之不知騷者則曰九歌之作近於崑崙之述近於非經遠遊之作近於放卜居之作近於詭太一之歌繼之以湘君則近於靡惜誦之章繼之以懷沙則近於矯故賈誼以鳳凰千仞而譏乎矣本傳賈誼賦有曰凰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揚雄以湛身而笑乎矣揚雄作畔牢以諷乎班固以露才揚

已議平矣班固謂平之離騷揚才露已不思誼之鵩賦不若平之以鴻鵠虬龍而喻君子見上雄之投閣不若平之抱石江濱而馨風千古揚雄因新莽投閣幾死固之賦燕然以媚悖逆之臣不若平之獨醒而不啜其醨也班固作燕然銘以媚竇憲不特此耳九歌之辨取其禹之平水土而牧養羣生即骨雖朽而目不瞑於湘水矣噫安得東坡山谷與之讀騷經哉

文選文粹文鑑

論漢魏以後之文莫備於文選論李唐之文莫備於文

粹論聖宋之文莫備於文鑑噫文之難評也尚矣相如上林之賦劉勰稱其繁類成艷為辭賦之英特而李白之序大獵復謂窮壯極麗何齷齪之甚劉勰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艶孟堅賦兩都明則以彩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又李白序大獵曰相如子雲競誇詞賦子虛上林長楊羽獵既非諸侯述職之義當時徒窮壯極麗何齷齪之甚也其去取之不一如此則選之所録漢賦果安從哉韓昌黎毛頴傳舊史鄙其譏戲不近人情小宋復謂送窮文毛頴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其抑揚之不一如此則粹之所編唐集果安

適哉舊唐書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矣又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范文正岳陽樓記後山謂其累世以為奇尹師魯復謂傳奇體耳其品藻之不相入如此則鑑所論本朝之文又何如哉後山詩話云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雖然文章美惡自有定論去取當否要終自見吾平心論之則曰選曰粹曰鑑之所集有不難辨者且蕭統盡索自古文士之作築臺選之始於楚騷訖於江左為卷三十名之曰選且曰章

表記頌詩賦書論亦各有體茍失其體雖工弗取其用工多矣姚鉉盡取唐人之文拔其尤者先後三變無不編次為卷一百命之曰粹且曰擷英掇華正以古雅修言蔓辭率皆不取其用心勞矣夫以上下數千年間騷人墨客雄辭傑筆有聲翰墨無毫髪遺是集也或如松林竹徑清陰邃密下臨清流瑩然可愛使人蕭然忘塵埃之意其清如此或如園林華發低紅昂紫麗服靚粧雜遊其間使人熙熙然神怡氣定其和如此然其間綦

次之不公品題之未當尚不免前輩之議則以選自名者或有可刪之文以粹自命者多有可疵之體亦何取於勤且博哉且王右軍之序蘭亭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免見黜似矣然劉向之序戰國有先秦典雅之製董子之策賢良得伊周格心之學而例黜之可乎王羲之蘭亭序不録其中以天朗氣清非春氣絲竹管絃四言兩意故也　又劉向戰國策序董子賢良策亦並不載屈原之作離騷辭古意烈有風雅體特軋卷首似矣然子雲之美新名教罪人潘元茂之九錫君子羞之而槩收

之可乎（文選卷首載離騷子雲美新文潘元茂九錫文皆在選中）不特此也司馬長卿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班孟堅賦西都而言玉樹青葱而亦取之耶（左太冲序三都賦云相如賦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義則虛而無證言則侈而非經）蘇李河梁送別之詩在長安而有江漢之語（文選載李陵送蘇武詩）宋玉高唐神女之賦以一篇分而為序而亦錄之耶此統之去取不能逃後世之議也且段文昌平淮西碑錄之誠善矣韓昌黎之所作果不及乎（唐舊史云韓昌黎淮西碑多載裴度事時先入蔡李愬功

第一憩不平之詔令刋去命翰林段文昌撰又文粹不載韓愈淮西碑只載文昌淮西碑李德裕忠諫論録之誠善矣韓愈諍臣之所作果不及乎文粹只載李德裕忠諫論不特此耳王摩詰老將行指天幸不敢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以黑雲壓城而續以甲光向日之句而俱取之何也韓柳之邃古李杜之風雅元白之雄深而反雜以釋子蘭飲馬長城窟道士呉筠游仙步虚而不倫若是何也此銓之編次不能揜天下之公也文粹嗚呼不有美王安別碔砆不有先輩之文鑑無以知選粹之

謬肆我本朝始有文海孝宗惡其踳駁且遺逸者衆乃
命儒臣更修其書斷自中興以前彚次表上賜名曰皇
朝文鑑如衆星列宿爭芒於層漢也如象齒犀角充斥
於天府也自今觀之經學至國朝而愈明形於言論發
六經所未盡之緼程伊川之序易傳無非天理人極之
與游酢之為孫莘老序易傳亦皆性命仁義之妙其於
孔安國序書杜元凱之序左傳選皆登載者同乎異乎
詩體至國朝而始正發於諷詠有三百篇之意蘇東坡

之直節勁氣傲雪凌霜黄魯直之風韻洒落光風霽月其與樂天之放蕩愚溪之嘲怨粹皆所采取者是乎否乎文章雜體至我國朝而尤盛縉紳揚厲之文如梁周翰五鳳樓賦鋪陳藝祖聖德進士科舉之文如王曾之有物混成蓋有古詩風骨名臣奏議之文如張方平之諫用兵東坡之疏買燈頻濱之言條例尤其表裏愈偉者彼選之雜賦諫書粹之表頌銘賛微夫斯之為文也視此不亦恧乎已上並文鑑雖然國朝之文所以媲墳襲典

超漢軼唐傑然為一代之盛者有由也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此文之始倡也王元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六十年來旺氣消文章化入山川手此文之再變也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此文之愈盛也王荆公贈曾南豐詩王元之穆伯長導其源尹師魯孫明復疏其流廬陵臨川眉山南豐助其瀾鳴律和呂嚼羽含宮則氣骨安得不古議論安得不正哉愚故併論之

杜詩

白樂天海圖屏風之作前輩窺見其心之不忍用兵東坡讀白樂天海圖屏風詩謂樂天心不忍用兵劉禹錫三閣詩四章識者謂可以配黍離山谷讀劉禹錫三閣詩曰此詩可以配黍離後之讀工部詩者安可不求詩之意哉吾觀公之氣節高邁秋霜爭嚴風標屹立砥柱中流嗜殺人如嚴武則瞪眄而兒戲之嚴武守蜀杜甫訪武醉捋其鬚曰子非嚴挺之子耶武大怒房琯毀師公乃排衆而申救之再上疏救琯而議者不挈置於仁人之列至於沈宋諂諛

溫李淫艶者為伍前輩深以是為恨惜哉夫公之詩盖愛君之戚心也北征之篇盖倉皇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孥他不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夏鄭公知其為肅宗而非為月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或謂史

思明尚在而非為星也石壕吏之作韓魏公知其論戍役之苦茅壁之詠蘇公知其嫉藩鎮之強噫非杜工部之知道不能發愛君愛國之辭非蘇王諸公之知詩不能明愛君愛國之心是詩也烏可與騷人墨客同日語哉並杜詩註不特此也百舌一詠惡讒佞也惡木一章傷小人也腐草之螢譏閹寺也寒城之菊憫士操也悲青坂傷戰敗之無功也嘆秋雨刺暴虐之傷恩也兵車行蓋念驅中國之衆開邉境之地也洗兵馬之作蓋言復西

京之地掃安史之亂也又不特此也以是心而處已又以其處已者而待人其送嚴鄭公也則曰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其寄裴道州蘇侍御也則曰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寄董嘉榮也則曰雲臺畫形象皆為掃妖氛嗚呼又何待人之厚耶先輩謂公詩足以歷知一代治亂以為一代之史則非詞人之詩乃詩中之史也呂公編杜工部年譜始於先天終於大歷且與唐紀傳相為表裏故凡唐史所未載者或見於公之詩而觀公之詩足以歷考一世之治亂先儒又唐史云善謀時事至千言不衰世號詩史

作公詩序又謂詩與唐録猶槩見事迹復許之以為詩之六經則非特詩中之史又詩中之經也見杜詩曽謂三百既删之後果無詩乎世之輕議先輩者且謂楊大年鄙為邨夫子以是而疑公之詩不思江漢思歸客之句大年且不能屬是豈鄙公之詩詩史楊大年不喜杜子美詩謂之邨夫子有鄉人以子美詩強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以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又謂歐陽子生平不甚愛之復以是而疑公之詩不思身輕一鳥過之字歐公嘉嘆不已又曷不深取哉貢父

詩話歐公平生不甚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絶倫又歐公與客得杜詩有身輕一鳥之句歐公與客思足其句或曰下或曰落及得全句乃過字歐公深嘆之不然山谷稱其靈丹一粒黄山谷稱子美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蘇公稱其集大成東坡曰子美詩云云陳無已稱其奇工易新盖莫不好此數君子者盖風騷之冠冕翰墨之典刑使非有慊於衆論豈為是過情之論歟

雜體

議論不本於孔氏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文章不祖於六經則夸多鬭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夫自

杏壇迹蕪麟筆絶矣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舒文染翰卷盈乎緗帙紛紛籍籍蓋不知其幾然論本孔氏文祖六經庶可登文章之籙否則累編連牘特紙上之陳迹耳蓋詩變為樂府之後則作拘幽操（文王作）作思歸引（衛女作）即或愛或思之詩也詩變為離騷之後則作弔湘（賈誼作弔湘賦）作畔牢愁（揚雄作）即或怨或哀之詩也書自誥命之文不傳而為制為詔為表者皆書之宗派也詩自明良之歌不作而為賦為頌為箴者皆詩之源流也後之曰

記傳曰志贊本春秋之遺策也後之曰序曰記即易與記之遺體也然則學必尊師而後天下無異說文必尊經而後天下無異論此古今之格言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言辭激烈對越鬼神讀之令人雍雍然生敬心故東坡謂其與說命相表裏東坡云孔明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杜工部平生詩集模寫風景拳拳愛君讀之令人灑灑然生愛心故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山谷讀杜子美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有三百篇之旨夫以文而論人如晁錯之賢良策賈生之過秦論班

彪之王命論揚雄之美新王羲之蘭亭序潘元茂之九錫此皆膾炙人口者而前輩特取孔明之一表以詩而論人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冲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麗此蓋有聲於詩壇者而前輩特稱子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也夫商盤周誥特當時小民登于王庭之言幽深簡古如登峻坂然後之博學君子研窮旨意未易通究國風雅頌亦不過小夫賤隸之辭渾厚醞藉如奏黃鍾大呂後之騷人墨客

老於文墨練辭剪句有不能得其一二者噫作文而不究六經之旨不愧古之聖賢寧不愧古之民乎然嘗觀漢晉而下惟唐之韓柳文章機軸自成一家當於古人中求之韓之南溪始泛三首魯直嘆有詩人之句律魯直於退之最愛南溪始泛三首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絶筆於此韓之淮西碑孫覺喜其敘與銘得詩書之體後山詩話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韓之盤谷序坡老謂唐無文章惟此篇而已東坡云歐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則韓之所

筆非唐之文古之文也柳之詩東坡稱其在韋蘇州之上東坡晚年最喜柳子厚稱其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柳之序前輩稱送僧浩然一篇無六朝風采柳之碑東坡稱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坡公云讀柳集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則柳之所著非唐之文古之文也嗚呼盍亦遡其源流乎蓋詩葩易奇盤誥詰屈春秋謹嚴韓之所學者在是則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者宜矣進學解又柳文嘗讀韓所著毛穎傳後題云有南來者言韓愈為毛穎傳云云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上而詩易春秋下而左氏

國語柳之所學者在是則軋漢周而凌晉宋凜然為一王之法者宜矣（柳文集序）噫韓柳遠矣文氣彫喪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吾於我朝諸公見之（見後）夫論制誥之文非駢儷俳優之為美而以體製謹嚴之為高蘇公行呂惠卿之謫辭衆口稱快（東坡作呂惠卿謫辭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明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衆論愜之）錢穆父之行章子厚謫辭切中事情（章子厚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見穆父責其太甚也）范純仁之

遺表辭意感切是文也非六經簡嚴之體歟范純仁之遺表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儆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厲幾從山鬼之游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奏表時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論記述之文非鋪陳華麗之為巧而以規切諷諭之為工王元之之記待漏院切切然憂國之心王元之作待漏院記論大臣早思憂國愛民之事范文正之記岳陽樓有對景自警之辭范文正作岳陽樓記論事皆自警之心張伯玉之記六經閣得尊六經黜百氏之意張伯玉作太平州六經閣記云云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是

文也非六經紀實之旨歟其奏議也頡濵之言條例司東坡之論買燈張方平之諫用兵鄭介夫之辭除授筆勢翩翩炳然仁義之美談非得伊訓召誥之意乎其詩章也揚公之賦朝京闕揚億童子時送中書賦朝京闕結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歐公之詠春帖歐公作春日帖子皆規諷意如御輦經年不游幸上林花好莫爭開戒盤遊也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坡公之諷水利坡詩謂閑送苕溪入太湖蓋譏一時水利中存諷諭藹然箴美之遺意非得周雅商頌之體乎進士之文王曾以賦策勲而為賢相王曾應舉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有宰相器

張庭堅以經義進而為名臣則不可以科舉輕視也序述之文程伊川自序易傳春秋傳游定夫為孫莘老序周易傳則不可以序體槩論也嗚呼宣公奏議前輩論其有七篇仁義之談陸贄論諫百篇皆仁義之言論者稱其有孟子七篇之意劉禹錫三閣四章識者謂可以配黍離黄山谷謂劉禹錫三閣經四章可以配黍離況我朝諸公以六經為準的以孔孟為宗師以仁義禮樂為醞藉以箴規諷諫為旨要則含商嚼羽戛金切玉豈非周情孔思之遺乎嘗謂孔子之學歷戰國而

病至孟子則復起孟子之學歷漢魏而病至韓柳則復起韓柳之學歷五代而病至我朝諸君子則復起得非聖經之未墜歟斯文之未喪歟六經簡嚴與天地並傳而無一日之或息歟不然何其抑之未久而復伸晦之未幾而卒明也于今便合教脩史二子文章似六經必有續王元之之詩以為諸公誦王元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于今便合教脩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二